

中國書畫
輝煌時代

建安風骨與 魏晉風度

史衛——著



NLIC2970842365



建安風骨與魏晉風度



中國書畫 輝煌時代

建安風骨 與魏晉風度

史 衛 著



NLIC2970842365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責任編輯 劉 瑩
裝幀設計 彭若東 閔 鵬
責任校對 江蓉甬
排 版 潘斯麗
印 務 馮政光

書 名 建安風骨與魏晉風度
叢 書 名 文史中國
作 者 史衛
出 版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4 室
<http://www.hkopenpage.com>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 2012 年 5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32 開（140mm×203mm）144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15881-9-7
© 2012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本書由北京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本公司在中國內地以外地區出版發行。

目 錄

引 言	7
第一章 慷慨悲歌之士	9
昂昂壘世士，結根在所固	9
三國英雄人物	17
建安風骨	26
可惜并州劉越石	33
第二章 魏晉風度	43
禮豈為我設邪	43
名士風度	52
自然神韻	60
思辨的魅力	69
第三章 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	79
天蒼蒼，野茫茫	79
有教無類	87
胡風國俗	91

第四章 佛陀西來	97
殊俗慕義，重譯來庭	97
西天梵音	102
佛教傳入中國	108
第五章 文明再造	113
良疇美柘，畦畎相望	113
從封閉到開放	120
魏晉涅槃	128
結語：亂中新機	137
深入閱讀	142

引言

在世界古代各文明中，惟中華文明歷盡劫難而生生不息，延續五千年而從未間斷。“中華文明，源遠流長”，這八個字常常使國人心中自然生出民族自豪感。但是這種連續性，這個大統一之局，數千年走來並不是一路坦途，而是經歷了無數驚濤駭浪，穿越了無數深峽險灘，得之不易。其間，許多輝煌盛世，一直為人謳歌，讓人自豪。而其間那些風雲變幻、波濤洶湧的日子，卻極易為人忽視。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長期延續，沒有像其他古代文明那樣成為歷史的匆匆過客，就是因為我們挺過了一段段的艱難歲月，最終迎來了一個個新的盛世氣象。

由於生存環境、生產方式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文明形式。在前工業文明時代，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是兩股最重要的力量。然而，這兩種文明形式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在相互獨立的基礎上，或是和平共處，或是互相攻擊。比如，游牧地區需要農業地區的糧食、布帛和鐵器，農業地區也需要游牧地區的馬匹和皮革；牧民有時候希望進入農業地區發展，農業地區的人們也想向牧區開疆拓土等等。從世界範圍來看，隨著公元 2 世紀全球氣候變冷，北緯 35 度—60 度之間的整個北方地區，也就是游牧人聚居區，陷入嚴寒。歐亞大陸的游牧民族開始大舉南下，在東部有匈奴、鮮卑各族，中部有嚙唃人，西部有日爾曼和斯拉夫各族。在他們的衝擊下，東部的西晉帝國，中部的貴霜帝國、笈多王朝，西部的羅馬帝國，都先後土崩瓦解。但是，雄踞東部的中華文明在戰火硝煙中重新崛起更生，在晉帝國的廢墟上誕生了更加輝煌雄渾的唐帝國。而西方羅馬帝國六百年的輝煌歷史，卻被永遠地掩埋在歷史的塵跡裡。公元 1 世紀的時

候，羅馬作家佩托尼烏斯寫道：“整個世界都掌握在戰無不勝的羅馬人手中。擁有陸地、海洋和星空，他們仍不滿足。”羅馬帝國的領土跨越亞、歐、非三洲，卻終逃不過滅亡的命運。在羅馬帝國崩潰後，試圖重建羅馬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歐洲也陷入了長達一千年的“黑暗時期”，再也無法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

中華文明能夠重生、能夠一直延續發展的秘密，以及中華文明最深層的精神特質，更多地隱藏在這些風雲變幻、惡浪滔天的亂世之中。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這段中國歷史上的亂世之秋，在東漢帝國崩潰之後，歷經四百年戰亂，以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終於開創了新的更加輝煌的盛世局面。

如果我們期望學習、借鑒歷史，我們需要能夠直面歷史中艱難時刻的勇氣。在動亂的時代，每一分耕耘都比太平盛世的時候更艱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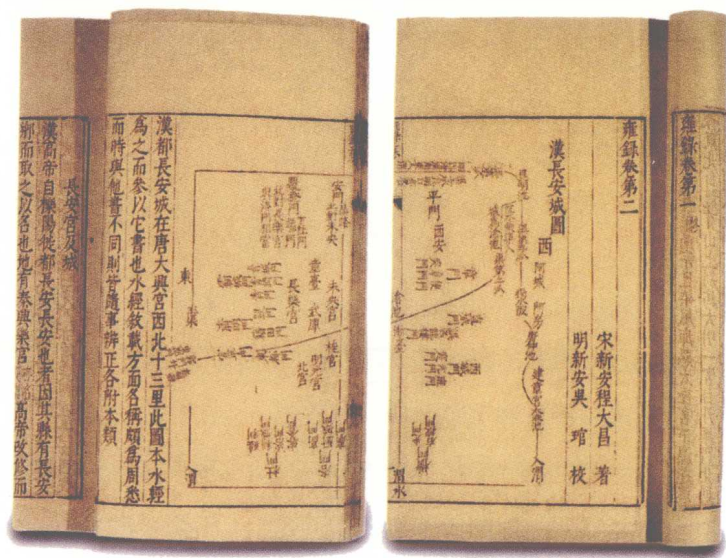
慷慨悲歌之士

東漢政權瓦解之後，混亂之局竟達四百年。其間政權更迭，干戈擾攘，戰禍相尋，幾無中輟。政治黑暗，人民流徙，土地荒蕪，生產凋敝，社會動盪，“士人”在這空前混亂中崛起，在絕望中尋找希望。

昂昂繫世士，結根在所固

公元 88 年 4 月 9 日，年僅十歲的劉肇（漢和帝）登上了東漢帝國的皇位。史官記載，首都長安發生了大旱災。漢帝國也好像做了一場噩夢，進入了一個無法走出的怪圈：皇帝失去了對權力的控制，外戚和宦官交替操縱政權。這是因為皇帝登基時都很年幼，於是便由皇帝的母親——皇太后臨朝聽政，她便利用自己的父兄控制朝政。皇帝長大，又依靠身邊的宦官誅除外戚，結果又讓宦官攫取了大權。接下來又是皇帝去世，新太后

又和父兄選立幼帝，開始外戚專權。幼帝長大，再依靠宦官消滅外戚。於是，就出現了外戚、宦官交替操縱朝政的局面。如漢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聽政，其兄竇憲總攬大權。和帝長大，依靠宦官鄭眾等，誅除竇氏，鄭眾等得以封侯，參與政事。但和帝二十七歲就死了，其子劉隆即位時才剛滿百天，而且只做了一年皇帝就去世了，接著和帝十三歲的侄兒劉祐即位，是為安帝，安帝去世時才三十二歲。再接下來的幾個皇帝即位時年齡都不大，順帝十一歲，沖帝兩歲，質帝八歲，桓帝十五歲，靈帝十二歲，少帝十七歲，獻帝九歲。當漢帝國走出這種怪圈時，就已



宋·程大昌《雍錄》中的漢長安城圖

經到了《三國演義》開頭的那一幕：外戚、大將軍何進召董卓進京，欲誅除宦官集團，卻被宦官所殺，袁紹率部殺盡宦官。東漢帝國的政治舞台開始謝幕，也拉開了下一時代的序幕。

這長達一百零一年的歷史，政治已經不能簡單地用“黑暗腐敗”來描述，《後漢書》的作者用了一個詞來描述——“主荒政謬”，說這是一個荒謬錯亂的時代。無論是宦官還是外戚，都是驕橫跋扈，貪財殘忍。他們一上台，都是將自己的親屬徒黨，乃至家奴，大量安排做官。他們用官位引誘其他人阿附，對於不肯歸附的官員則進行打擊迫害。他們所採取的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雖然他們經常捏造罪名，將異己非刑治死，但還時常嫌這樣太麻煩，乾脆私養大量刺客，直接暗殺了事。他們貪財，雖然他們已經要求一歲的孩童也要交稅，但還是嫌來錢太慢，竟公然攔路打劫客商，發掘墳墓掠取寶物。對於富豪之家不能孝敬如意的，他們就誣以罪名，活活弄死於獄中，霸佔其全部家產。他們處理事情，無不簡單、粗暴，也可以說是毫無顧忌，驕橫至極。

外戚和宦官交替操縱著政權，有時甚至連皇帝的廢立也是他們一句話的事。如八歲的質帝劉續在朝會時稱外戚梁冀為“跋扈將軍”，當天就被毒死。質帝中毒後在地上翻滾，大喊要水。梁冀還在旁說，不准給他喝水，防止毒藥被吐出來。在外戚、宦官監控下成長的皇帝也是一個比一個荒唐。桓帝一方面“淫女

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另一方面又想成道成仙。有大臣上書：“你這麼又多慾又缺德的人，怎麼可能成道！”靈帝稱太監張常侍（張讓）為父親，稱趙常侍（趙忠）為母親。靈帝最後還鬧出西園賣官的故事，把一個個官職按高低貴賤明碼標價出售。

就是在這種政治的高壓下，東漢的士人們以自己的道德勇氣激射出一束刺破黑暗的強光。沒有政治的荒謬絕倫，這道光束不會這樣的強烈耀眼，兩千年來，這道光束還一直讓人熱血沸騰。

自西漢“獨尊儒術”以來，由儒生和文吏融合形成的新興士人階層力量不斷壯大。與西漢開國時的“布衣將相之局”不同，東漢中興，劉秀等帝王將相都有儒者氣象，他們進一步推動了儒教的興旺。到東漢後期，洛陽太學在讀的太學生規模已達三萬人。當時洛陽人口三十萬，也就是說每十人中就有一名在讀的太學生；當時全國人口五千六百萬，也就是不到兩千人中間就有一個在讀的太學生，如果再加上郡國學和私學的學生，這個數量可以說相當龐大。由於具有共同的社會經濟背景，接受著共同的文化教育，他們形成了共同的價值觀念和政治理想。他們以“通經致用”、“濟世安民”為人生目標，以天下為己任，成為一股新興的政治力量。面對外戚、宦官的暴政，他們積極抗爭。在朝之士，以“澄清天下”為志，一方面直言上書，另一方面利

用既有職權，懲治腐敗不法；在野之士，則與之呼應，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張綱受命為使臣，糾察地方不法。他卻將坐車的車輪拆下，埋在洛陽都亭，慨然上書：“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意思是說：豺狼就在朝堂之上，不加翦除，而到地方上鏟除幾個小的貪官污吏又有甚麼用！他上奏列舉大將軍梁冀“肆無忌憚、貪污受賄、多樹諂諛、陷害忠良”等十五項大罪。梁冀就是前面提到的公然毒殺天子的

“跋扈將軍”，當時正總攬朝廷大權。這一埋輪上奏之舉，使當時“京師震竦”、“百官惴惴”。李膺為司隸校尉時，糾罰奸佞之徒不遺餘力，被靈帝稱為父親的中常侍張讓的弟弟張朔犯罪後，躲進張讓家的空房柱中。李膺打破房柱，逮捕了張朔，審問具結後，將他正法。“埋輪破柱”後來成為了一個成語，比喻剛正不阿，不畏權貴。



東漢·鄭玄註《周禮》之“天子玉路圖”（宋刻本）

宦官集團強力反撲，誣告士人們結黨，誹謗朝廷，發動了兩次黨錮事件。延熹九年（166）發生第一次黨錮事件。李膺等二百多人被捕，他們脖子、手和腳被戴上被稱為“三木”的刑具，頭被蒙著，一個挨一個接受獄吏的毒打，但這些人毫不屈服。宦官集團不得不下令將他們赦免，讓他們返回故里，宣佈禁錮終身，不許再出遊和做官。這些“黨人”還鄉的時候，無數的士人自發來給他們送行；回到家鄉時，當地士人又自發前來迎接，有時迎送車輛多達數千輛，造成了極大的聲勢。通過這次黨錮事件，宦官集團不但沒能打擊士人的士氣，相反卻使士人們更加團結，力量大增。這對於宦官集團而言是極大的失敗。於是靈帝建寧二年（169），他們又發動了第二次黨錮事件，殺李膺等一百多人，禁錮六七百人，逮捕太學生一千多人。“黨人”五服內親屬以及門生故吏全部免官禁錮。

在狂風暴雨的打擊下，在血雨腥風的恐怖中，士人們前仆後繼，相互支持，互稱“同志”，生發了“群體自覺”的明確意識，相互以名節相砥礪、相標榜。“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不畏強御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成了時代的象徵。在當時，能得到李膺接待被稱為“登龍門”，這人一下就身價十倍。士人們通過品評人物，議論時政，在社會上樹立起了一股道德和正氣的清廉風氣。第一次黨錮事件後，士人們標榜出被稱為“三君”的士林領袖及“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

三十二大名士。在這種風氣鼓舞下，“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盪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

李固、杜喬被殺，陳屍示眾，李固的弟子十五歲的郭亮，左手拿奏章，右手拿著行刑時砍頭的斧子，抱著必死的決心，詣闕上書，請求為李固收屍。朝廷不許，他就在李固屍體旁為其守喪。在受到威脅時，他慷慨陳詞：“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一起為李固守喪的還有南陽人董班。白馬令李雲因上書反對桓帝給宦官封侯獲罪，弘農五官掾杜眾上書，說“願與雲同死”，簡單的五個字表達出誓死抗爭的決心。士人們的抗爭越來越激烈，隊伍越來越龐大。朱穆、皇甫規等獲罪時，數千太學生詣闕上書，為他們請願。士林領袖郭泰、陳寔去世的時候，不避風險從各地趕去參加他們葬禮的竟有上萬人。

士人們的清議在當時政治異常黑暗的情況下，“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的確起到了激濁揚清的作用。黨錮之時，有些官員沒有被列為“黨人”，還感到羞恥，上書自陳與黨人的關係。宦官們“佈告天下”，要求天下人和他們一樣憤恨黨人，就是對這種輿論的報復。宦官們認為：你們士人用輿論羞辱我們，我們也要用輿論來對付你們。當權者總是迷信權力，以為權力真能左右輿論。宦官們還要另立太學，鏟除名士的根基，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這就是“鴻都門

學”。名士和太學生們以經義為根據來清議，他們就以辭賦、小說、書法、繪畫為課程，來排斥儒家經典。用這些文人的閑情逸致來消磨士人的正氣，也算是一個很聰明的主意。鴻都門學的學生畢業後，宦官們多給以高官厚祿，有些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還有的被封侯賜爵。士人們有三十二名士，宦官們也為鴻都門學排出樂松等三十二人畫像題贊辭來對抗。從宦官的這些可笑的行為，我們也能感受到當時清議形成的力量和作用。不過鴻都門學卻改變了漢儒重經術輕文藝的價值觀念，促進了文藝的發展，為魏晉時代增添了濃厚的藝術氣息。

正是由於政治黑暗，才激發出士人們為國忘家、公而忘私、捨身取義的精神，生出“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的“澄清天下之志”。也正是由於這些士人的努力，才使東漢帝國危而不傾，在荒唐混亂中又走了一百零一年。而此時凝聚起來的“以天下為己任”、“澄清天下之志”的士人精神，也激發其後的士人精英，在即將開始的大亂中擔負起更大的責任。而在此後的歷史中，這種精神也一再激勵著一代代讀書人，在中華文明的發展史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成為中華文明每次危機中重要的修復力量。在一千七百年後，我們還能看到這種激勵作用，戊戌變法的重要人物譚嗣同在獄中寫道：“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張儉、杜根都是